

全力以赴 攻坚克难 早日实现社会面清零

百岁老人治愈出方舱

援沪医疗队用辛劳为自己送上节日礼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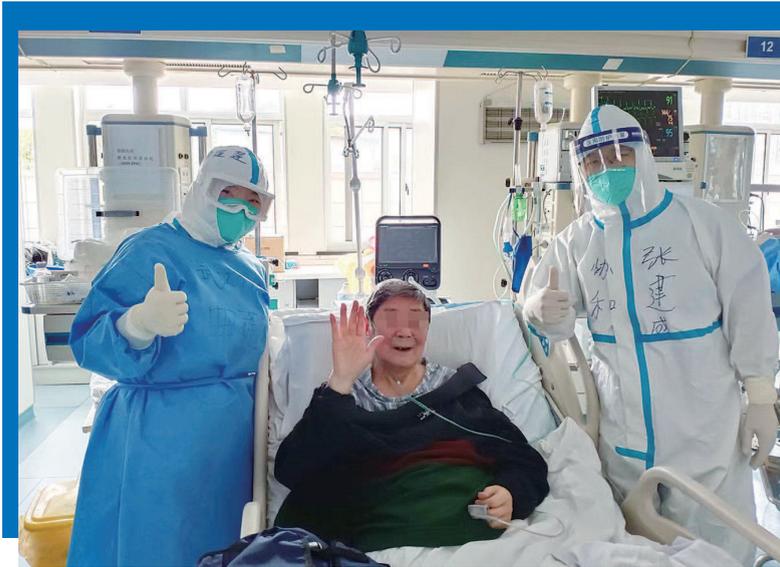
昨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援沪医疗队员们用辛劳为自己送上了一份特殊的节日礼物——一位百岁的高龄患者病情缓解，正式出院。“这位老人伴有基础疾病，有一天凌晨突然发病，医护人员一直守护在老人病床旁悉心诊疗，终于使老人转危为安。”孙晖告诉记者。临别之际，老人的儿媳妇眼含泪花，不停地道谢。

孙晖是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W1舱负责人、武汉协和医院党委副书记。他也是两年前武汉疫情期间建成的第一家方舱医院——江汉方舱医院的院长。孙晖每天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仔细查看值班医生群和工作群里的内容，确保对前一晚舱内的情况有一个基本了解。

不久前，根据国家卫健委和上海市卫健委部署安排，上海新国博方舱医院管理团队、工人、保洁等队伍夜以继日，完成对两个舱内约2000张床位的升级改造。按照医院标准，有吸氧、心电监护仪，备好呼吸机和除颤仪，有中央控制平台，所有病人的心跳情况会预警报警，同时配置药房和输液设备，配置方舱医院此前没有的B超、CT、心电图。

孙晖带领的团队也参与了方舱医院、定点医院两个阶段的救治任务，他在接受新民晚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大家来上海已经近一个月了，但是从没有人叫苦喊累。用生命担当使命，用挚爱护佑苍生，大家努力奔跑的身影，正换来越来越多的患者康复出院。

本报记者 郜阳



四月十八日入院的八十五岁重症新冠肺炎单肺患者石先生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照顾，核酸检测也连续两次阴性，于昨天十四时办理了出院手续
郜阳 摄

与孙晖面对面

记者：能否分别从方舱医院和定点医院介绍一下感染者的救治情况？

孙晖：两个医院的功能定位不一样，所以救治标准不同，患者特点不一样，就决定了救治的侧重点不一样。

方舱医院主要收治无症状感染者和新冠轻症不合并严重基础疾病患者，患者普遍比较年轻，生活能够自理，临床治疗要求不高。主要是做好患者集中隔离管理，包括生活、心理支持等，这部分患者一般核酸转阴较快，我们要做到合理安排核酸检查，一旦转阴达标后，尽快安排出院。

定点医院主要收治新冠肺炎重症合并较复杂基础疾病，以及新冠普通型患者。患者年龄结构上，往往以高龄、伴有严重基础疾病的患者为多，转为重症的风险较高，治疗的难度较大。对医疗救治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关注新冠肺炎的治疗，同时更要关注基础疾病治疗，特别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大家都知道，心脑血管意外的抢救对全新的定点医院的应急能力是极大考验。

记者：改为定点医院后，病人的入院标准是怎么样的？救治方向和策略上有什么不同？

孙晖：入院标准明显放宽了，其中年龄不受限制，收治了大量的百岁老人，我们的原则是在保证医疗安全的前提下应收尽收。

救治策略上也明显发生变化，考虑到这部分患者转为重症的风险明显更大，所以我们医务人员值班的力量加强了。采用立体式管理模式——一方面采用正规医院里的病区主任负责，医疗组主管的管理模式，做到床位责任到人；另一方面结合方舱采用轮班制的上班模式，

合理排班，每班指定值班组长，全舱设立医疗协调人，组建多学科合作的抢救应急班组。

同时，在舱外还配置了三线教授值班，随时应对突发情况；制定了每天9时病区交班，11时重点患者专家组讨论的管理制度，有效保障了医疗救治的科学性。

记者：对于轻型和普通型的病人，如何做到“关口前移”，避免他们转重？

孙晖：一是加强医护人员值班力量，医护交接班时均会再次充分了解患者病情、目前治疗过程，及治疗效果有无好转；若无好转，评估转为重症的风险，密切观察患者生命体征和意识状态，积极治疗基础疾病。二是建立多学科团队专家组，每天会对所有重点病人讨论，对重点患者治疗方案均是个性化的；三是保证转诊通道畅通，患者病情一旦加重，立即启动应急机制，与定点医院（仁济医院）对接，可以在半小时左右将患者送至定点医院，确保患者可以完成进一步的救治。

记者：我们也了解到，武汉协和医院也派出了第二批援沪医疗队进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北部院区定点医院，能否介绍一下那里的工作情况？

孙晖：由武汉协和医院牵头，整合湖北省人民医院、武汉第一医院、武汉第四医院、亚洲心脏病医院共计67人（其中武汉协和医院20人），定点派驻上海九院重症ICU，负责16张病床的医疗救治工作。截至目前已累计救治25名重症患者，平均年龄78岁，年龄最大97岁，第一位收治的91岁老人目前新冠核酸检测已经转阴。

本报记者 郜阳

我的抗疫日记

小薛，挺住了！

小薛当居委主任，眨眼就五年了。以前天天见，胖乎乎，戴副眼镜，文文雅雅的。疫情一来，就见不到人了，只在群里见不少业主点名他，要他回答这回答那的，口气很生硬，就知道这后生日子不好过。

那天大雨滂沱，樱花大道两侧，核酸检测排成长龙。我刚测完拉上口罩，猛一抬头见小薛站在雨中，把我吓了一跳：这还是小薛吗？面黑似炭，发长如草，眼里还有血丝。在我看来，他一下子从白净书生，变成了一个风雨中的赶脚大汉！见他正哑着嗓子维持秩序，我也不便啰嗦，心想都在一个群，有话群里说吧。

可那些天，群里都是“讨伐”他的声音。逼得最紧的是：小区里的阳性病人，你为什么迟迟不转运？还有问得凶的是：核酸检测形成聚集风险，你怎么解决？

外面是凄风苦雨连夜下，网上是风刀霜剑严相逼。疫情越来越严峻，邻居们情绪也越来越激动，但小薛很久没有发声。我真想催一下他：你出来表个态啊！可他就是不出来。我替他捏了把汗。

后来邻居在群里说了公道话：“你们也要设身处地想想，居委干部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小区封一个月，他们就在办公室住一个月；我们有床有沙发，他们只能睡地板；我们一日吃三餐，他们有一顿没一顿的。”还有邻居说：“这两天你们追着问，小薛没出声，你们知道他干什么去了？他在其他小区干一件大事，你们知不知道？”

原来，这居委要管五六个小区。某景观街面房有个小旅馆，不知怎的，上面就把一个“中转站”落在了这里，二十多张病床，救护车载着阳性患者，在那里进进出出。这一下几百户居民不干了，嚷着要小薛说明情况、马上“拔点”。试想，能把中转站设在这里的，会是一般部门吗？而小薛这个居委主任，却是最基层的干部，他能拔掉这个点吗？

那两天，小薛焦头烂额，一天只在办公室睡两三个小时。几个小区都缠着他，上边任务又压着他，特别是某景观居民拉着他，捶胸跳脚，要他“马上解决问题”。事到最后，小薛也豁出去了，千方百计找到分管领导，也来了个缠住不放。他想，只要认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宗旨，就是主任丢了也不足惜。最后，他果然如愿：“中转站”从居民区撤了出去……

邻居们听到这事，再遇小薛，就有了刮目相看的意思。那个“中转站”上过网，全上海都有名，他们没想到，这块硬骨头被小薛啃下了！

但小区群里，对小薛的逼问还在继续。有一天我实在看不过去，就微信他：“阳性病人转运的事，业主们催得这么紧，要不要我来助你一臂之力？”他回道：“谢谢彭老师！我们正为此举行专门会议，快了！”

果然第二天一早，邻居们见小区大门难得大开，一辆救护车闪着警灯，径直开到阳性感染者家门口停下。群里随即传开：“转运车来了！居委说，今天要运走三位病人！”

又一日，众人接到通知，说今天核酸检测，大家可以安心等在家门口，不需要再出来排队聚集。正疑惑间，四辆黄色电瓶车分头开出，每车载着两位医生，徐徐开到各家门口，一一采样。这四辆采样车，正是小薛组织人马日夜加班改成的，核酸检测的聚集风险，一下子降低不少。

居委所辖几个小区，四月底大多成了令人羡慕的“防范区”。但疫情起伏、众口难调，小薛依然处于风口浪尖。劳动节到了，抗疫正在吃劲爬坡时刻，我给这后生一句节日赠言——

小薛，挺住了！

彭瑞高



邻居阿扁

阿扁和我表哥是邻居，小时候我常在表哥家一待就是一个寒暑假，故而认识他。工作数年后，我搬到镇上，他还在乡下，交集就更少了。

3月28日起，金山区正式进入封控，当时的通知是只封4天，所以也没做多少准备。然而4天过后，收到继续封控下去的消息时，开始担忧了。作为80后，我并没有体验过“油盐酱醋柴和米”困扰的生活。于是，亲朋好友间的求助开始了。我表哥说可以找阿扁。因为阿扁在邮局工作，能够出行。

说实话，我其实并不想麻烦人家，一来物资紧缺，阿扁能提供什么呢？二来从村里到镇上跑一趟路也不近，他只是表哥的邻居，难为情。

表哥说东西会给阿扁的，只是让他路过的时候放一下，就几个莴笋和竹笋。我和阿扁取得联系。电话挂掉2个小时左右，他就到了，电话里气喘吁吁，告诉我东西已经放在门卫处了，我连声称谢，他只说了两字“小事”，就急急地挂了。

我下楼去取，眼前出现的却是一个

“大礼包”，在一个大塑料袋里又有几个小塑料袋，每个袋子中东西各不同，除了表哥寄的两样外，有一个袋子中装了七八个鸡蛋，个头不一，一看就是自家的草鸡蛋；有一个袋子中是一把韭菜，根部的泥还有点湿，显然是刚从地里拔起来。还有一些蒜苗、少许枸杞头。我还以为拿错了。

原来，阿扁除了给我送了这些东西，连日来，已经送了好多家。受人之托，顺便就把自家种的全“贡献”了出来。他说现在肉和鱼都没地方买，不然放点荤的进去更像样点。

这段时间来，我一直默默关注阿扁，表哥乐呵呵地告诉我，阿扁家的自留地早就“剃了平头”。

讲述人：金山朱泾镇 大虾
本报记者 屠瑜 整理